

文武風雲榜

(四)

南天王陳濟棠的早年

(中)

● 林華平

從軍報國海闊天空

陳濟棠將軍的少年時代（由民國前五年，即光緒三十三年，公元一九〇七年，至民國二年，公元一九一三年），仍在求學時期。在那個時期中，他受革命浪潮的激盪，已懷有革命思想，矢志要為救國救民而奮鬥。

民國前五年，他十八歲，已是一個成年人。如果不再升學，便要進入社會做事了。但他不願意跟隨父母，去務農或經商，也不願意像大哥和四哥似的從事教育，去設館授徒。在他的心坎中，回想起幼時蘇元春宮保的教訓：「待長大以後，要為國效命，保國衛民。」因此遂決定學習軍事，準備將來做一個帶兵官。

那時，廣東的下四府（即高、雷、廉、瓊各縣），還沒有軍事學校。他打聽到只有鄰邑的欽縣，有一間警察講習所正在招生，初時以為「軍警不分家」，兩者的性質是一樣的，乃稟明父母，前往投考。憑著他高超

的智慧，健強的體格，一經應試，即被取錄，便入學受訓。六個月畢業後，他才知道軍警任務，雖同樣是保國衛民，但警察是對內的，軍隊則對外的，彼此仍各有不同。他覺得投身警界，前途似乎較窄，不若從軍那麼海闊天空，可以開創天下。又該所只是一種短期訓練班，目的是培育警察。而在六個月受訓中，能學到的知能，極為有限，未能滿足他的欲望。因此在畢業之後，仍想轉入軍校就讀。

就在那時，他得知廣州黃埔有一所陸軍小學招生，商得父母同意後，便前往投考，順利的獲得取錄。這一個轉變，後來竟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。他畢業時列入第四期。

黃埔陸軍小學，原是滿清在各省所辦的軍事學校之一。當光緒二十六年（民元前十二年，公元一九〇〇年），義和團起事，仇殺外人。英、俄、法、德、美、日、義、奧八國，共組聯軍，攻破北京，清廷大敗。乃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，與各國議和。翌年約

成，除分派親王專使至德、日兩國謝罪外，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，分三十九年償清，本息總數為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二萬八千一百五十兩；允許各國駐兵京城，保護使館；拆毀天津城垣及大沽砲台。

清廷經過這次慘痛教訓，乃接受維新派人士的獻議，推行新政，預備立憲。同時模仿日本與德國的模式，建立全國性的軍制，在各省設立了軍事學校，訓練新軍，奮發圖強。滿清被推翻後，各軍校都由革命黨接辦，而且辦得很好。

在練兵方面，設立全國性的督練公所，所內分設兵備、參謀和教練三處，各軍事學校統歸該所直轄。

清廷在各省所辦的軍校，共分為三種，一為陸軍小學，著重於基本的學術科教練。學生受訓的期限為三年，畢業後，可升入陸軍預備中學，再受訓兩年，然後保送入國立的保定軍官學校，分科受訓兩年，畢業後，便派充各軍的下級軍官。

這種三級制的軍事學堂，內部的組織和設備都很完善，訓練和管理也很嚴格。如果和民國以後中央在各省所辦的軍官學校比較，簡直可說是「望塵莫及」。

清廷創辦這些軍校之初，指撥的經費充足，全部是公費辦理。學生就讀，不但不必繳交學雜費，連制服、伙食、宿舍等，都由校方供應。此外，學生每人每月還發給零用錢，待遇十分良好。

學生入學時，可領取幾套制服。制服全是呢料子，非常講究，其中有一套且是哩嘰的，冬季則有呢大衣。每人每學期可領取皮鞋三雙，後來改為兩雙，或每年具領三雙。當然還有襪子、毛巾等。至於書籍文具，也由公家供應。

在伙食方面，員生一日三餐，八人合為一桌，每桌四菜一湯，四菜之中，有三葷一素，質量都好，營養充足。

衣食之外，每人每月還發給零用錢。零用錢多少，依學生的年級和成績而不同，含有獎勵向學的意味。依照規定，一年級的學生，每月可領到八錢銀子的補助金，如成績優異，可增發至一兩，最優等的可得一兩二錢。二年級的學生，每月發給零用錢一兩。成績優異的，可得一兩二錢，最優等的可得一兩四錢。三年級的學生，每月發給零用錢一兩二錢，成績優異的，可增至一兩四錢至一兩八錢。那時代物價便宜，有了這些零用錢，生活便很好過了。

在師資方面，當時清廷四處張羅人才，對留學過德、日的留學生，尤表歡迎。對講時務，富有新思想的人物，也樂為任用，因此，許多革命志士乃乘機滲透到各機構。後來許多新軍投入革命陣營，即由於此。

例如，蔡鍔（廣西兵備處總辦）、黃士龍、鄧仲元、鈕永建等，都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會員。

當時黃埔陸軍小學的校長為黃士龍，鄧仲元等則為老師，各項教育措施都很好。

在訓練方面，陸小的訓練，分學、術兩科，完全摹仿日本式，十分嚴格。學科方面，除國文、史地以外，還有各種科學和外國語，對數理尤為注重，程度相當於舊制中學。外國語則為選修科，在日語、法語、英語、德語和俄語中任擇其一。術科方面，並不十分注重，每天只有一小時的時間。初期訓練中，包括徒手與持槍的制式教練，逐漸到班、排、連的密集隊形教練。此外，尚有器械體操和劈刺等課目。

學生的日常生活管理，極為嚴格，早起、晚睡、上課和出操，都要絕對遵守規律，稍有背違，便要處罰，甚或被禁足或禁閉。

在那三年的就學期間，陳濟棠和同學鄧演達等，都謹守校規，學術也有長足的進步，乃成為鄧仲元老師的得意門生。也因此，他們在升入二年級時，即被鄧老師吸收，秘密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，開始參與革命運動。

民元前一年（公元一九一一年）十月十日，國民革命軍武昌起義時，陳濟棠和鄧演達等，正在香港擔任秘密工作，聞訊擬轉赴淡水，隨鄧老師舉義，以趕走清廷的兩廣總督張鳴岐。當時革命同志函電交馳，催促張氏離粵，只要他肯下台，可以饒他一命。孫中山在美國，也電告張氏，勿再與革命黨人為敵。張鳴岐知道大勢已去，終於潛逃，革命軍遂兵不血刃的光復廣東。

繼續深造更上層樓

武昌起義後四十餘日，聞風響應並宣佈獨立的達十餘省，清帝終告退位，國民革命乃告初步成功。

民國元年（公元一九一二年）元旦，中華民國正式成立。領導革命的孫中山，獲臨時參議院推舉為臨時大總統。他就位後，即派胡漢民為廣東都督，黃士龍等為副都督。我國也從此成為遠東第一個民主共和國。

是年，政府創辦陸軍速成學校，收容革命有功青年，予以培育，以建立革命武力。鄧仲元以陳濟棠等年少有為，勸他再入該校深造。他接受了老師的好意，再作學員，繼續進修。

在那兩年的求學期間，鄧老師對他的作育最勤，他受益也最多，除了一般的軍事學識外，對革命的理想和民主政治的理論，也有深入的認識。此外，他還結識一班革命同志，這對他異日的事業發展，有非常重大的

影響。

孫中山就位臨時大總統後，僅僅做了三個月，便把職位讓給袁世凱。事緣在武昌起義之前，孫中山為免革命同志犧牲太大，乃決定「用間」，派員秘密游說當時掌握清廷軍隊，權傾一時的軍機大臣袁世凱，要他伺機舉義，迫使清帝溥儀（宣統）退位。事成之後，則他要做什么職位，都可任從選擇。誰知他後來竟毫不客氣，表示要做大總統。孫中山為信守諾言，乃自動辭職，而且向參議院推荐，要讓位給他，于是他乃成為我國第一任大總統。

本來，袁氏如果真心傾向共和，與革命黨人合作，把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團結起來，則我國便可從此走上自由平等的大道，而成為富強康樂的民主國家。可是他卻別有居心，在獲得政權後，不但不感激國民黨的支持，反而處處壓抑黨的活動，岐視革命黨人，把革命中堅份子宋教仁（曾任農林總長）暗殺於上海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向五國銀行團大借款；勾結日本，簽訂滿蒙五路合同。企圖藉著這些助力，達到稱帝的野心。

孫中山和各同志忍無可忍，乃於七月十二日，發動「二次革命」，要趕他下台。

二次革命，由江西都督李烈鈞首先在湖口發難，黃興繼續獨立於南京，旋安徽、湖南、福建等省，也先後響應獨立。可是袁氏早已有備，他命令爪牙李純、鄭汝成、李鼎新、倪嗣冲、龍濟光和張勳等，分向各省進

軍。李、倪、龍於八月間，分別攻佔贛、皖、粵；張則於九月一日，攻佔南京；湘、閩也於九月取消獨立，於是二次革命乃完全失敗。

說起袁世凱，這個人殊不簡單，他是山東省項城縣人，字慰庭。清德宗（光緒）時，從征於朝鮮，其後留戍在那裡，充任朝鮮商務委員。歸國後，留近畿治軍，以小站為軍區，將校都是北洋的武備生，實力很強，號稱新建陸軍。戊戌政變時，得慈禧太后信任，巡撫山東。庚子以後，繼李鴻章為直隸總督，旋晉升軍機大臣，權勢益盛。德宗死後，他招忌被放歸。至辛亥革命事起，復被召入京，主持大計，受革命黨人運動，乃迫清帝遜位。光復後，做第一任大總統。民國四年，圖謀稱帝，翌年改元為洪憲。後蔡鍔自雲南起義討伐，各省反對聲浪四起，終告退位，旋以憂鬱而死。

二次革命時，陳濟棠還是陸軍速成學校的學生，所以沒有參加討袁。迨龍濟光貽禍廣東，他已經畢業，便以革命青年而參加討龍。

元老啟迪影響深遠

陳濟棠將軍兩次在軍校就讀，得鄧仲元的推介，加入革命陣營，後來把握各種機會，認識革命元老胡漢民、鄒魯、古應芬、汪兆銘、許崇智、林森、馬超俊、鄧澤如、蕭佛成等；其後更能親炙孫中山、蔣介石和李

濟琛等，對於他的前途，更有無限的助益。

在這些黨人中，除了孫中山、蔣介石和胡漢民外，後來扶助他最力的，當然是鄧仲元。其次則為古應芬和馬超俊。前者啟發了他的革命思想，使他成為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；後者則在他即將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時，竭力向蔣介石推轂，乃能平步青雲，建功立業，成為封疆大吏。

茲特分述鄧、古、馬三老的簡歷如下：

(一)鄧鏗，字仲元，廣東省梅縣人。早年畢業於廣東將弁學堂第四期，歷任學兵營排、連長。後來追隨孫中山革命，曾參與廣州新軍起義活動。辛亥革命爆發，他任陳炯明的第一軍參謀長，在惠州起義。廣東光復後，任陸軍混成協協統，嗣任陸軍司司長，都督府參謀長，瓊崖鎮守使等職，授陸軍中將銜。

鄧仲元於「二次革命」中，討袁失敗後，前往日本東京，加入國民黨改組的中華革命黨，擔任軍務部副部長。民國三年回粵，策劃討伐龍濟光。民國五年，任中華革命軍東江總司令，策動徐連勝部反正。翌年，援閩粵軍成立，任參謀長，制定援閩作戰計劃。

民國九年，粵軍由閩回粵，鄧仲元兼任左翼指揮，進攻澄海、汕頭，不旬日佔領汕頭。粵軍旋進行擴編，成立粵軍第一師，鄧仲元兼任師長，廣攬人才，銳意整訓官兵。民國十年，援桂戰役爆發，他率部開赴

連縣，擊潰來犯的桂軍沈鴻英部，底定廣西北伐，但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卻在後方陰加阻撓。鄧仲元因支持大元帥的北伐主張，遭陳炯明嫉忌，於是年三月二十一日，不幸在廣州被刺，翌日且因傷重致死。一代英豪竟喪於奸宄之手，至為可惜。陳濟棠遺失良師，更哀痛欲絕！

鄧仲元殉國後，孫大元帥即撤革陳炯明之職，改由梁鴻楷升為第一師師長（原為該師第一旅旅長）。政府追念鄧仲元愛國勳勞，追贈為陸軍上將。

(二)古應芬，字勤勤，廣東省梅縣人，寄籍番禺。他於清末留學日本，入東京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就讀，與胡漢民同學，交誼深厚。他們於光緒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九〇五年）一起加入中國同盟會，追隨孫中山革命。革命成功後，曾任大元帥府財政部長。民國十三年，中國國民黨改組後，古胡的關係更為密切。

民國十六年，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，胡漢民任立法院長，古氏任文官長。民國二十年二月，胡漢民被蔣介石扣留於南京小湯山溫泉療養所。古氏事先以醫療背癱為由，離京返粵。迨聞胡漢民被扣，即與林森、蕭佛成和鄧澤如四監委，聯合彈劾蔣氏。是年五月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舉行聯合會議，並開府廣州。

迨「九一八」事起，寧粵合作和談成功

，胡漢民獲釋，返港定居。然中國國民黨四大大會，仍分別在南京、廣州舉行。旋決在廣州市設立中央執監委員西南執行部，以及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，分別推行黨務與政務。古應芬被選為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，陳濟棠將軍也是常務委員之一。他們朝夕相處，關係自更親切。

至是年十月，在粵方召開四大大會的前夕，古應芬竟不幸因拔牙中毒，逝世於廣州。陳濟棠將軍為紀念革命元勳，特發起創立勤勤大學，分設工學院、師範學院和商學院。該校辦理多年，雖因戰事影響，迭經播遷，施教仍很有表現。畢業的學生對社會頗有貢獻。

(三)馬超俊，字星樵，廣東台山縣人。他原為華僑子弟，但因家貧，十五歲便到九龍馬宏記機器廠作傭工，業餘勤習英文，漸通機械圖解，終成技工。他在「少年學社」工讀時，交遊頗廣，與中會的鄧三伯，中國日報主持人陳少白等，都是那時結識的。十七歲，得姐夫資助赴美謀生，加入洪門致公堂。

民國前七年春，他由黃三德介紹，在三藩市首次和孫中山見面。翌年他由美抵日，聘請日人補習日文，至秋間，考入明治大學政經科進修。不久，在橫濱謁見孫中山，旋由溫炳臣、陳澤景介紹，孫中山親主盟誓，加入中國同盟會。從此乃一面求學，一面參加革命。後來孫中山指定他負責工運，派他

回港，領導工人參加革命行列。他在香港建立供應基地後，便潛回國內，先後在石井兵工廠、漢陽兵工廠和上海製造廠等，吸收革命份子，在各地展開工運。他曾策動過香港大罷工，為工人爭取權益。

陳將軍和馬超俊，雖同是中國同盟會會員，但因入會時地不同，因此結識似乎較晚。迨馬超俊回粵後，他們才通過會的組織而認識。

馬超俊未嘗習軍事，但曾學過航空。他追隨孫中山組織軍隊，參加武昌起義，護法和驅逐滇桂軍。陳炯明叛變時，他擔任廣東東路第一路游擊司令，討伐陳逆，並勇救孫夫人宋慶齡於觀音山粵秀樓，陳逆曾懸賞十萬元緝捕他。

民國十二年，陳逆潰逃，孫中山回穗復任大元帥。馬超俊被派為石井兵工廠廠長。翌年十月，協助平定廣東商團之亂，繼隨孫中山北伐，駐節韶關。嗣段祺瑞等邀孫中山到天津商談國是，馬超俊隨侍在側。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病逝，馬超俊回粵任省府委員兼農工廳長，後調長建設廳，他和陳濟棠將軍交往益密。十八年，李濟琛被扣後，他力荐陳將軍繼任第八師總指揮，掌握軍政大權。

初出茅廬路途坎坷

民國二年（公元一九一三年），陳濟棠將軍二十四歲，已進入青年時代。他在陸軍

速成學校學成，便要踏入社會，去開創天下。

那時各軍事學校對於畢業的學生，尚未正式建立「分發任用」的制度，因此各畢業生離校後，必須自尋出路。陳將軍有中國同盟會和鄧仲元老師等支助，雖然比較好些，可是所找到的工作，仍然未符理想。他在初出茅廬那幾年，由於「人生路不熟」，找尋職位，並不順遂，而且困難重重。他曾在瓊穗各地投閒置散了幾年，雖說是從事革命秘密工作，但沒有多大的成果。直至民國八年，粵軍由閩回粵，他被調為粵軍第一師第四團第一營營長，追隨鄧仲元老師後，在軍中才有發展的希望。

民國三年，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，被袁世凱解散，黨員紛逃海外。那時陳將軍畢業後尚無出路，乃暫依同鄉瓊崖督辦陳榮廷任中尉差遣員，俟機革命。後見督辦公署職員多吸鴉片，生活腐敗，乃憤而辭職，轉入蘇汝森團任機槍連排長，常以剿匪為名儲藏子彈，準備供革命使用。後蘇為龍濟光殺害，知難立足，乃返廣州轉入四標營。後黃植生接任瓊崖督辦，遂復返瓊，希望能找到一職，繼續從事革命。後黃氏知他為革命青年，不敢任用，不得已再回廣州，並改姓何，潛伏於寶璧軍艦大副丁守臣家中。蓋其妻姓何，藉此認親認戚，作為掩護。他聳恿丁守臣任討龍軍中區司令，自任副司令，並接受香港鄒海濱（魯）指導，而以黃質文擔任聯絡

。但這項革命活動，不但沒有結果，最後且告失敗。

據陳將軍說：「民國四年，余介紹羅侃庭與鄒海濱先生認識，共謀倒龍濟光。鄒氏派羅侃庭從汕頭運動軍隊反正，因事不密，被龍濟光部屬潮梅鎮守使馬存發所殺害。」

「民國五年春夏間，余在廣州得知派往運動龍濟光軍隊而被殺之同志為數甚眾，黃質文亦因從事聯絡工作，不幸事洩被扣，因而決定由丁守臣率領海軍寶璧及江大艦起義。余率陸軍，約定時刻，以鳴炮為號，共同起事。惟因海潮退落關係，寶璧艦須由江大艦拖出始能行駛。然江大艦無法拖動寶璧艦，乃自行駛走。因所約時間已過，兵艦不發砲即逃至香港，致牽累陸軍無法起事。時魏邦平在港，適此兩艦因革命到港，乃乘寶璧艦率江大艦返穗，與龍濟光談判，請釋放被捕革命同志，黃質文亦因此而獲得釋放。」

「此次起事失敗後，討袁之舉仍風起雲湧，未曾稍戢。但各地的革命組織，多被龍濟光破獲，同情革命而被殺者甚眾。余迫不得已，乃赴香港，轉往肇慶，任護國軍第六軍林虎部第十六團少校團附。原來之護國第二軍（即滇軍李烈鈞所部）亦出廣西，會同陳榮廷部，進攻廣東之龍濟光部，滇軍進攻至石井兵工廠時，龍乃講和，軍事結束。」

「林虎乃電荐其參謀長成晃任欽廉道尹，自己則任高雷鎮守使，余被派為道尹公署視察專員。閱數月，成晃調任北伐軍司令，

出南雄、始興，余隨任少校副官。因見副官處處長萬某虐待僕役憤而呈辭，並將其虐待僕役情形報告成晃，卒將萬某撤職。」

此後陳濟棠在廣州閒任約半載，閉門讀書，為最失意時期。

練兵剿匪擊敗沈軍

後林虎部第二團營長陳德平，邀陳濟棠任連長。德平曾任第十六團的中校團附，和他有同事之誼。德平認為為該連士兵極不易統率，蓋其內部共有卅六人都做過土匪，野性難馴，指揮不易。他初到職日，即召集各班長訓話，集合之後，其中有一人請求離席，乃知其心有不服，藉故他去。但他故作包容，以和悅顏色向該班長曰：「汝未吃飯，則可先去吃飯。」其後他仍繼續講話。並用懷柔手段，教士兵讀書寫字，施以教化及恩惠。後有伙仗偷米出賣，經查覺後，即嚴予懲處。其初，士兵多認為其可欺，不善領導。自此之後，士兵心理改變，始一切聽命。

五個月後，該連奉調陽江圩洞剿匪。時陽江匪勢甚熾，他剿撫兼施，僅以六個月的時間，便平定陽江西水一帶匪患。旋接受陽江縣長委託，協助地方興辦學校，啟迪民智；整頓警察，訓練民團，綏靖地方；開闢交通，以利民行；改良圩洞市政，一時政風丕變，人民稱道不已。

翌年陳將軍升營長，調陽春剿匪。他說：「適值民國八年在閩粵軍回粵，余調所部

出陽江，會合陳真如（銘樞）營及李崑岩營，獨立而自為統領，陳真如任司令，李崑岩仍為營長，出西江會同魏邦平部，在蓮塘徑堵剿莫榮新殘部，迭有斬獲。……」

陳將軍其後被轉調為粵軍第一師第四團第一營營長，為老師鄧仲元練兵，擴編隊伍，增強實力。

陳將軍練兵很有辦法，他要使「部隊學校化」，像軍校似的嚴格去訓練士兵。訓練的課程分兩部份：一為「思想教育」，一為「戰術」訓練。每日親自對士兵作精神講話，教他們讀書寫字，還指導班、排、連長，使他們認識三民主義，增強革命信念；再使他們轉輾傳授士兵，務使大家了解參軍作戰，完全是為了救國救民，不是為了自己。在戰術方面，則施以最新進的訓練，以異於陳舊的戰鬥方式。在課餘之時，更撥出小部份的公費，使官兵從事生產。如編織草鞋，養豬和種菜等，以增加營養和收益，並養成節約儲蓄的習慣。

陳將軍每晚九時前，必以半小時，召集各班排連長會商，決定翌日訓練的重點，因此實施起來，井然有序。其他二、三兩營營長，亦為他的舊日同僚，且係同學，故陳將軍每晚亦必和他們會談二十分鐘，研議訓練事宜，以求彼此一致進行。

鄧師長認為陳將軍練兵，確有一套本領。他每週必召見這位高足一次，垂詢練兵的情形，並予嘉許。陳將軍在精神上，自然深

感愉快！

第一師第四團的訓練基礎奠定後，乃成為一支堅強的隊伍。只待時機，以顯身手。

民國九年，粵軍討伐廣西，沈鴻英反攻，曾攻入連山縣一帶，粵軍第二軍的一部兵力，且在北江方面，被沈軍擊敗。鄧仲元在戰事危急時，調第一師第四團加入作戰。陳將軍僅以區區一營之眾，在陽山城北的高地，擊敗沈鴻英一旅之師，牛刀小試，鄧仲元至為嘉許。後來復令全團官兵乘勝追擊，戰果甚為輝煌。

鄧仲元認為這是陳將軍練兵的成果，事後特犒賞第四團伍仟銀元，以資激勵。在這一役，陳將軍不但獲得一大殊榮，且使元老們對他有深刻的印象；認定他知兵、善戰。

鄧仲元於民國十一年在廣州被謀害後，孫總理即撤除陳炯明的職。旋即組織部隊，誓師北伐，明令粵軍第一師和第二軍任前鋒，出江西贛州，勢如破竹，銳不可當。

第四團攻贛州正面的王八嶺，時值夏季，雨水連綿，攻贛州歷時十一日，始破城而入。在王八嶺戰役中，第四團第二營營長李時欽陣亡。

那時，陳逆炯明正急與北方軍吳佩孚等聯合謀叛，六月十六日，竟炮轟觀音山大元帥府，孫總理避赴永豐艦。胡漢民乃至贛州，請北伐軍回師進擊陳炯明。第一師由三南入連平、和平，經老隆回粵。到老隆後，陳炯明派人前來運動，當時對第一師每團團長

致送伍仟元。而第四團則由陳炯明轉派秘書黃居素攜親筆函致團長陳真如，並當面給予賄賂。

黃居素說是「奉陳炯明命來慰勞第一師各部隊，每團致送慰勞金伍仟元，請予接受。」

據陳將軍憶述：當時「陳真如問予，北款可否接受？予答謂，如接受了，須聽命陳炯明，否則須聽總理之命令。彼答謂，此乃理所當然。予謂：不然，蓋吾人從事革命，有吾人之見解與立場，絕不能見利而改變吾人之革命意志，而去接受陳炯明之命令，且陳是總理撤職之人，更絕不能接受其命令。」

可是陳將軍觀察真如的心意，是欲接受陳炯明的命令，並欲升任旅長，故猶豫不決。最後，陳將軍更明顯表示，接受陳炯明命令，攻擊第二軍，乃反復之人，非革命軍隊幹部的行為，此錢不可接受。但真如反問，接受錢又將如何？陳將軍說：「接受了錢，僅表示團長個人接受，而非全體官兵接受。可先將部隊向第二軍靠攏，將來如何再作打算。後來真如終難抑貪念，而違背了良心。」

不久，當部隊開至翁源時，第二軍的第一師第三團（陳修爵部）取道廣州轉北江，馬壩，加入攻擊後，被陳炯明部隊擊敗。第二軍不得已，乃調往福建。

陳真如在這一事件中，事後似乎後悔，

承認自己的革命立場不夠堅定，因而自動引咎辭職，乃由陳濟棠將軍接任第四團團長。

陳將軍升職後，即把部隊移防西江肇慶。為表示革命氣節，在任內絕未和陳炯明晤面。

陳將軍移防後，陳炯明因沒法維持軍費，竟通令各軍自籌伙食，實即暗示各部隊可以開賭籌餉。但他和全體官兵，寧願食粥和暫不要薪水，也要保持革命軍的風範，不肯做非法的行爲。

據陳將軍說：「憶余駐防肇慶時，熊略與陳章甫赴梧州佈防，順道至肇慶訪余。此二人皆余之老師，當時熊氏任前敵總指揮，陳氏則任第三師師長。余於款待席中，曾問

彼等革命前途是否有望？彼等則反問余之意見。余謂如不責怪，方敢直言。彼等答謂必不見怪。

「余謂，就軍隊幹部言，革命前途可謂毫無希望。如八旗會館內，有不少高級軍官，穿著制服，流連於嫖賭，實感不成體統。軍隊中風氣如此，尚有何革命可言？」

「熊氏謂，汝有所不知，此乃普通之社交應酬而已。」

「余謂，就革命立場言，何貴乎有此社交？」

「熊氏謂，世間能有幾人如汝者？」

「後又問同席之第一師工兵營長鄧演達，對余之見解如何？鄧氏表示深以為然。彼

等則認爲此乃不經世之談。

「因此，余從來認爲要革命，必須創造環境，始能成功；如不創造革命環境，樹立革命新風氣，則難有希望。」

「此後不久，因紙幣貶值，軍費無去維持，陳炯明乃通令各軍自籌伙食，一星期後，余接獲命令，乃召集營長開會云：此謂自籌伙食，即暗示吾人開賭而已。余全體官兵寧可食粥，亦不願開賭。並建議全體官兵，校官以不要一個月薪水，尉官不要半個月薪水。卒照案通過，並決定絕不開賭，以維持軍譽。工兵營長鄧演達見余如此，亦照余之辦法，不要一個月薪水，並食粥一星期，以度難關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
之三十四

鐵血精忠傳

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定價叁百伍拾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開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慕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